



東亞佛教造像(二)



／陳慧霞

II. 韓國精品

藥師佛立像

韓國 三國時代
銅鑲金 通高一四・〇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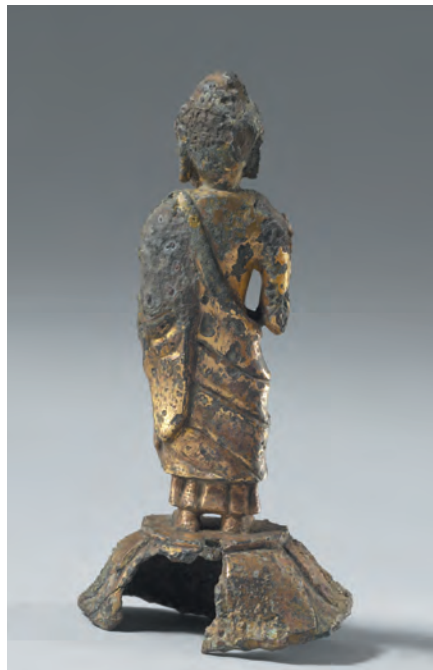
表情稚拙的立佛，臉形圓，髻矮平，頭的比例大，立於覆瓣蓮台座上。身著袒右肩式的僧衣，衣服的質感厚，寬鬆地搭在扁平的身軀上，衣褶趨於簡化，是古新羅七世紀

中葉的風格。右手舉起作無畏印，左手彎曲持一瓶，當為藥師佛。

朝鮮半島的佛教造像是經由中國傳入，整體而言，三國在六世紀以後才開始佛寺的營建。由於地理環境影響，高句麗最早與中國文化接觸，初期反映北魏的特色，六世紀下半受東魏、北齊風格影響，本件作品如孩童般的表情，及單層覆瓣蓮座的樣式就是早期造像的遺風。慶州南山三花嶺的石龕彌勒



造像（現藏韓國慶州博物館），雕造於七世紀中葉，造型圓厚，頭大身體短小，表情稚拙如孩童，和本作品有許多相似之處。立佛腰細，線條明顯，使直立的姿勢，增加一些變化，使人聯想到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的二曲如來立像，十分特殊。





藥師佛立像

韓國 統一新羅時代

銅鑲金 像高一七·七公分

佛臉形方圓，頸部出現三道，神情嚴肅。身著袒右肩僧祇支，衣薄貼體，衣褶流暢，肩寬腰細，肌肉結實，是韓國八世紀中葉的作品。新羅在西元六六八年統一朝鮮半島，定都慶州，尊佛教為國教，前後歷經五十六代國王，都城周邊，佛教遺址星羅棋佈，彷彿是人間的佛國淨土，新羅人的信仰與生活融合為一，開創佛教的黃金時期。

立佛左手持鉢，為藥師佛。藥師如來的信仰約始於七世紀中葉，造像則在八世紀時最為盛行。藥師佛為菩薩時曾發過十二大願，為眾生除病安樂、除難解脫、飽食安樂等，因此藥師佛常一手持藥鉢或藥丸。金銅佛像中，多為立像。本作品的蓮座為後加的木座。





菩薩立像

韓國 統一新羅時代

銅鎏金 像高三三·〇公分

菩薩臉形圓潤，寬肩細腰，身軀豐滿，下身著裙，於腰前繫結，裙薄貼身，如曹衣出水，衣褶圓轉流暢，一手輕依身側，一手舉起，長帛自肩部下垂，尾端飄起，腰部微挪，似輕移蓮步，姿態婀娜。和韓國釜山市立博物館藏（國寶二〇〇號）的金銅菩薩立

像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是八世紀後半的作品。

新羅初期造像雖然受到高句麗、百濟的影響，同時，和中國的隋、唐維持密切的關係，因此也反映中國的樣式，八世紀中葉景德王時期（七四二—七四六）是統一新羅佛教藝術的重要時期，芬皇寺、皇龍寺、石窟庵等大寺陸續完工，裝飾華麗，造型柔美的菩薩取代古拙微笑的美感，佛教藝術達於極致。



佛立像

韓國 統一新羅時代

銅鑲金 像高一七·七公分

立佛僅前面成型，背面為凹槽狀空洞，臉上的眉、嘴角以及衣褶均作陰刻線，是統一新羅時代後期常見的製作方法。臉形方而扁，上身陰刻一花作裝飾，僧衣在腰部作規則的三摺處理，衣褶為平行規律的弧形，製作及表現的手法趨於簡化。然而又刻意將邊緣外翻垂落腰間，下垂的兩袖成尖狀，與身

體分離，兩足近乎立體的造型，說明這個時期十分注意製造立體的視覺效果。

左手作無畏印，右手作與願印，立於雙層的蓮座上，兩層仰覆蓮間的束腰高，蓮座下又加上一層六邊形座，台座的比例高，裝飾的手法較為繁複，是統一新羅時代晚期的作品。隨著國家內部的紛爭，強而有力的造像風格似乎也被簡化規律的美感所取代。





佛坐像

韓國 高麗時代

銅鑲金 像高八・〇公分

螺髮排列整齊，佛臉形圓下巴尖，眼臉圓突，鼻翼挺，嘴形小，面貌秀氣帶著隱約的笑意，結跏趺坐的兩膝內縮，坐姿挺直，表現高麗時代造像的特徵。上身幾無肌肉的表現，胸前一「卍」字，腰線高，繫帶，體積雖小，側面身形厚實，左肩衣褶斜切，右肩衣褶在身後形成層疊的弧形，與背部相接處卻突然成一圓團，相當具有量感。然而左肩衣角衣褶成斜面，兩手肘



下方的身側陰刻似衣褶的線條，和立體雕像的處理手法不類，反倒有平面繪畫的表現意味。高麗時代佛畫興盛，雕像也透露出受到繪畫概念影響的痕跡。



佛立像

日本 白鳳時代（七一〇—七九四）
銅鑿金 通高三〇・八公分

佛臉形略長方，髮作大渦紋，臉上帶著
童稚愉悅開朗的神情，身體的比例長，衣褶
線條流麗，表現白鳳時代的特徵。和日本和
歌山親山院的如來立像，有相似之處。

身著袒右肩式僧衣，左手舉起執衣角，
衣緣纏繞手臂一圈，緊裹而立體的衣褶，形
成重覆的線條，極富裝飾意味。衣服質感
雖厚，卻十分貼身，衣褶作規則的階梯
狀，長長的弧線由右身側拉向左肩，甩向
肩後，在手臂後方揚起。左側衣端揚起，
裙緣略外張，和肩後的衣緣在身側共同形

成兩飄揚的三角形，極具動感，樣式十分特
殊。五官雖方硬，上身肌肉平板，側面亦扁
平，然寬肩縮腰，身形輪廓起伏有致，線條
優雅，右側緊身的線條對比左側外揚的衣
端，一收一放，手法大膽，在佛的造像中無
疑非常少見。





菩薩立像

日本 白鳳—天平時代（五五二—七四九）

青銅 通高三六·五公分

菩薩立於仰覆蓮座上，右膝微彎，腰部向左微挪，腹部微凸，為直立的姿勢增加一份動感。梳高髻，髮辮垂肩，頂戴三面冠，中央一化佛，當為觀音。臉形稍方，眼睛微下視，嘴角帶笑意，頸戴瓔珞，手戴環，下身著裙，於腰間反摺，衣褶貼身厚重，具垂感，如魚尾。肩披帛，自左肩胸前斜掛，於腹前、膝前交叉，一端繞過持瓶的左手，一端垂於右手，蜿蜒下垂，直至蓮座底，穩重中帶著婉約。

六世紀中葉佛教經由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入日本，七、八世紀時，日本天皇多次派遣



留學生、學問僧，至中國的隋、唐，積極學習。大化革新（六四五），採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國家佛教的思想，在各地設立國分寺，天平年間（七二九—七四九）更依據華嚴思想建造東大寺大佛，是日本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。本件作品的風格和樣式明顯受到中國唐代造像的影響，然多了一份古拙的趣味。



菩薩坐像

日本 鎌倉時代

銅鑿金 像高三〇・四公分

菩薩臉形圓，頭梳高髻，結跏趺坐於蓮座上，像、座一體鑄成，手臂另鑄，以卡榫固定，是借用木雕製作方法的概念。平安時代開始，木雕進入全盛期，不論乾漆、塑造或鑄銅的製作，往往受木雕技法的影響。

菩薩臉部和身體的肌肉圓渾，頸部三道，胸肌略現。上身自左肩斜披長帛，在左腹側交叉垂帶於腿上，下身著裙，裙的厚度與腿分界幾乎無法分辨，似乎是衣薄貼體，但是卻無意於對肌肉質感的描寫，衣褶以二、三條圓弧線，淺淺地帶過，配合五官娟秀的造型，略削的肩寬，鬆弛中帶著一份優雅的意趣。

菩薩與騎乘的孔雀非同時代作品，孔雀原為孔雀明王的坐騎，據經典記載，孔雀能食毒蛇，故孔雀明王能滅一切諸毒、怖畏與災惱，而得安樂。



地藏菩薩立像

日本 鎌倉時代

銅鑲金 通高二五・八公分

背面陰刻銘文：日本寺／地藏菩薩十九本

地藏菩薩作弟子造型，左手持如意寶珠，寶珠下一小蓮座，右手垂於身側，握拳形，當持錫杖，杖已失。由於地藏菩薩發願要在釋迦佛入滅後，彌勒佛下生人間之前，這段六億七千萬年之間的無佛時期，現身在此五濁惡世，以救濟眾生，因此地藏信仰和

末法思想的盛行密切相關。日本在十一世紀下半，末法思想逐漸引起廣泛注意。

菩薩眉心白毫嵌銀，頭圓頰豐，胸厚腹部突出，體形圓胖，五官集中，嘴角下抵，是鎌倉時代典型的造型。僧衣薄，腰部刻意外垂，衣褶銳利流暢，弧線簡捷有力，然不論身側或背面衣褶的表現密佈，衣褶的樣式或陰刻或斜切面或三角形突起，似乎有意在細部表現技巧，卻為直立素樸的碩大造像增添許多趣味。

